

出走 与回望

译

已

又

出

CHUZOU YU HUIWANG

马兵

主编

海外
文学

山东文艺出版社

锋——芒——文——丛

出走 与回望

CHUZHOU YU HUIWANG

马兵——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出走与回望 / 马兵主编.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20.3

ISBN 978-7-5329-6070-5

I. ①出… II. ①马…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21379 号

出走与回望

马 兵 主编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46 千

版 次 202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6070-5

定 价 4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锋芒文丛·序

不知不觉，新世纪文学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遥想百年之前，“五四”新文学正攻城略地，以确定富有现代性内质的文学样态的合法性。其时的新文学“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锋芒所向，旧文学几难以布阵。百年倏忽而过，今日的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完成了初步的经典化，但相比于漫长渊深的古典文学而言，依然还在成长的旅途中，依然时时迸溅热情炫目的青春之光，依然有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凛冽和耀眼的锋芒。为了全面呈现当下中青年小说家的创作实绩，向海内外介绍中国当下小说的多元与活力，我们特编选《锋芒文丛》，共分6辑，精选60后到90后40余位优秀小说家的中短篇小说，以飨读者。

我们的编选遵从如下几条原则：其一，虚构与想象的激情。在“非虚构”所带来的压力的反激之下，虚构的热情和信心其实又被暗暗激活。其实，就对生活的塑造和映照而言，虚构的力量未必比非虚构标榜的真实、客观在强度上就要差多少，关键是小说家如何借由虚构在更大的意义上完成对时代的总括或者提炼。好的小说家可以凭借不凡的体验、洞察、叙事和想象力，深度介入并阐释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呈现中国

本土文学的叙事智慧，致力于现代汉语的美学实践。

其二，叙事的智性和生长性。对于今天的小说家而言，一个足够好的故事通常不再意味着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有饱满性格的人物，而是为开放性的阐释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与无限可能。因此，我们收录的作品，即便小说家擅长操纵故事，吸引读者，也不会再去展示一种无缝隙的闭环的叙述，因为这种叙事仅仅是对听故事的人已经知道的东西进行了强化，今天的好故事要提供一种生长性。

其三，“属己”与“属世”的平衡。一个好的小说家理应是一个既具有“在地性”的关怀视野又能在更大的文化层面中反思“在地性”写作问题的写作者。那如何处理“在地性”与更广阔的时代经验的平衡？有的作家通过写本土故事寓言化地折射，有的作家通过返乡的叙述模式制造“在地”与“他乡”的互动，有的作家通过异乡人冷冷观照全人类，有的作家通过超验与彼岸看经验与此岸。在我们提供的小说中，小说家处理的是自己和自己的遭遇，而指向的往往是恒久的人和我们共在的情境。或者说，这是一种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性”，“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

期待《锋芒文丛》的“锋芒”能劈开生活沉滞的暗角，让我们共同感受属于文学的锐利！

马 兵

目 录

朱 辉《七层宝塔》	001
艾 玛《白耳夜鹭》	029
东 君《某年某月某先生》	059
田 耳《金刚四拿》	084
周洁茹《佐敦》	111
蔡 东《布衣之诗》	129
朱 个《火星一号》	149
甫跃辉《乱雪》	177
凌 岚《离岸流》	201

七层宝塔

朱 辉

1

鸡叫三遍，天还没亮。这是个阴天。唐老爹（音 diā）躺在床上愣了会儿神，穿衣下床了。古人闻鸡起舞，唐老爹是闻鸡起床，大半辈子都这么过来了。鸡是个好伙计，冬天日头短，夏天日头长，鸡按季节调整报晓，比闹钟体贴得多。去年搬家，进城上楼，好些旧家什只能扔掉，几只鸡他还是带来了。好在他住一楼，有个院子。说是二十几个平方，其实也就是两三厘地，但没有院子哪还像个家呢？院子虽小，但接地气，通四季。搬家的时候，老两口有几分不舍，也有几分欣喜。毕竟是新房子，毕竟进城了，还有个院子。除了鸡，锄头钉耙粪桶扁担之类，不占多大地方，他也带来了。带来是因为有用，院子虽小也可以种种菜。虽然用上了抽水马桶，粪桶也能摆在院角，积积鸡粪。

新房子离老宅五六里地，原来是个大土丘子。土丘被挖掉了，造了新城。搬进来的时候是秋天，按理说青菜菠菜之类都还可以种，不想却根本种不好。土太瘦了。开地时他才知道种不好，土黏滋滋的像橡皮泥，瓦瓷砖石崩得手疼。盘古开天地以来，这里就不是庄稼地。菜果然长得怪异，种子撒下去，出倒是出了，却只往上长，什么菜都长得像豆芽。锄掉却也舍不得，偶尔去弄弄，当个景致罢了。

也不能说住新房子哪里都不好。厕所就在家里，方便干净；老宅的厨房在院子里，冬天吃饭，菜端到堂屋就凉了，现在没有这个问题。问题是除了吃和拉，你总还要做别的事。唐老爹以前，每天的事排得满满的。种菜，读读《三国》《西游》，写写字，接待乡邻，再出去转转拉呱拉呱，一天不闲着。现在客厅倒还是有一个的，进了防盗门就是，刚搬来时还有老邻居来串门，现在基本没有了。大概大家感觉差不多，那防盗门像个牢门，串门有点像探监。唐老爹有心去看看老乡亲，但从前村子的路啊，桥啊，大槐树啊，都被抹掉了，房子被垒起来，六层，平的变竖的了，他爬不动。爬得动他也找不到，村子打乱了，乡亲们各奔东西，几十栋楼，长得都一样，他犯晕。

早饭还是老三样，馒头稀饭就咸菜，咸菜也算一样。几十年下来，就这个合胃。用上新厨房，得济的是老伴，她天天夸，夸了个把月。洗衣机也省事。总之她比唐老爹适应，连广场舞都学会了。唯一让她抱怨的，是吃菜还要去买。以前吃不完还要去卖菜的，现在倒要去买菜，而且要天天去。以前是地里有

什么吃什么，现在她挑花了眼，不会买菜，而且嫌贵。饭桌靠墙的那一边卷着一沓报纸，上面镇着砚台，现在唐老爹偶尔还会写几张，但今天却没兴头。吃过饭他三个房间转转，朝窗外望望，叹口气，又转回客厅来了。他看到的都是墙，东西两面是自己的墙，南北透过窗户，隔着路，是人家的墙。他自己一下子都说不清，他想看到的是什么。“家徒四壁”，头脑里突然冒出个词，也知道用得不对。家里其实满当当的，老立柜、家神柜都带来了。家神柜上烛台香炉也照原样摆，可客厅到处都是门，只能摆在朝北的房间里，不成体统。好在这房间并不住人，不糟污，想来祖宗也不至于怪罪。

天阴着，一时半会儿不会下雨，也出不了太阳，不爽快！唐老爹一时不知道做什么。还是躺在床上睡着了好，一伸手，左边还是墙，右边是几十年的老伴，熟悉，安心。起了床，他竟不知道怎么安置自己这个身子。住老宅的时候，他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现在这院子，稀稀拉拉的菜地，不说扫，看他都不愿意多看。可是鸡把他叫起来了。现在他人起来了，身子竖起来了，可是村子也竖起来了，他没个去处。老伴听他说要去买菜，喜出望外，一迭声说了几个好。

出门的时候，老伴正在院子里喂鸡。出了门洞，遇到了楼上的阿虎。阿虎正在捣鼓他那辆面包车，扯着透明胶带往车灯上贴。抬头看见唐老爹，他笑嘻嘻地喊一声“二爹”。按辈分他本该就这么喊，从前也一直这么喊，但今天唐老爹却被他喊得怔了怔。搬到这里不久，这“二爹”他就不出口了。他们楼

上楼下住得别扭，彼此都不舒坦。唐老爹本以为是他看出阿虎的车原来是个破车，阿虎不好意思才礼下于人，但个把小时后他回来，就知道不是这个原因。他没想到，就这个把小时，家里就出了事。

出门时他当然不知道会有事。他是去买菜的。难不成老伴不知道买菜，他倒知道？不是的。他就是借机出来转转。没人晓得他早晨站在窗户前张望，是在看什么。出了小区，一抬头，远处的宝塔遥遥在望。不用动脑子，他的脚自然地就朝那边去了。这时他才清楚，他在窗户前找的就是那座塔。看见宝塔，他才觉得安心。耳边传来了叮叮当当的声音，是宝塔顶层八个角上挂的铜铃在风中响，好听。宝塔叫“宝音塔”，西边一箭之地就是他的老宅。老宅已成瓦砾，现在连瓦砾都清掉了，只有宝塔还在。暮鼓晨钟消失了，宝塔还孤零零地立着。这时他突然确认了他夜里睡不实在的原因：铜铃还在这里响，可是新房那边听不见。

土路，衰草，野风，唐老爹走得有点气喘。宝音寺已经拆掉一半，僧人早就散了伙，不过塔还是老样子。唐老爹在塔底稍一迟疑，爬上去了。风很大，满塔的风。片刻后，他站在了七层，最高处。

他朝老宅那个方位看看，又在塔顶转了一圈。全平了，地似乎矮了下去。光溜溜的大地，已经被大路小道画成了格子。河填的填，挖的挖，像是刀豁出来那么直。这是未来的开发区。朝北边眺望，黄墙红顶，一排排整齐的楼房，那是他现在的家。

家具体在哪里，他找不到，也看不见。可以肯定的是，他将老死在那个水泥盒子里。此刻他满耳的风，心里却空落落的，他不会晓得，此刻老伴正在那边又骂又叫。待她找到手机，她的声音才能传到唐老爹这边。

2

唐老爹的步子有点急。他急的不是出的这件事，是老伴那急火攻心的声音让他不敢怠慢。这么个岁数了，火上了房似的，至于吗？不就是几只鸡吗？

鸡死了。一公两母，都是腿笔直毛糟乱，死在院子里。那公鸡性子猛，还在唐老爹眼前乱蹬了一阵腿，脖子昂起来挣一挣，彻底不动了。老伴坐在院里的杌子上抹眼泪，嘴里乱骂，哪个天杀的药了她的鸡。唐老爹拍拍她肩膀，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东看看，西瞅瞅，心里有数了。院墙外已经有人看热闹，老伴见来了人，骂得更起劲。唐老爹拿眼睛瞪住她，笑着说：“没事，没事。”见人家没有散去的意思，只好给出答案说：“得鸡瘟了。”他可不愿意把日子过得像发了案子。他把老伴推进屋里，随手关上通院子的门。老伴说：“你当我眼瞎啊？鸡瘟是这个样子？”唐老爹说：“那你说是怎么弄的？鸡可是你喂的。”老伴说：“是我喂的我才说！我可没喂过那些碎玉米！”说着就开门要他到院子看。唐老爹摇摇手说不用看，他又不是

瞎子：“可你能说清玉米是哪里来的吗？”老伴手往天花板上一指：“不是他家还有谁？”唐老爹摇摇头说不见得：“院墙外面也能朝里扔。”他一锤定音：“你不能排除其他方向，就不能一口咬定是楼上干的。”他走到窗前朝院子看看，其实也心疼，但又接着说：“即便是楼上做的手脚，楼上也不是只有一家，上面五层哩！我们要讲道理。”

他讲了一辈子道理。这句话一点不带虚的。前半辈子他按道理过生活，年过半百后，他在村里辈分渐渐高了，再加上为人端方，断文识字，无形中生 outcomes 威望，还常常给别人讲讲道理。他们村唐姓是大族，村里但凡有邻里纠纷，都愿意找他说说，评评理。他评理讲的是公道良心，有时比法律还管用。他不是族长，倒常常胜似干部。村干部也尊重他，乐得有个帮手，私下里评价他说，唐老爹虽不懂法律，却懂得人伦民俗。这话传到唐老爹耳朵里，他哈哈一笑，心里说：唐宋元明清，从古走到今，不管你是大唐律、大宋律还是大清律，讲的不就是个天地伦理？他讲了一辈子理，搬进新村形势却不一样了。这房子一叠起来，风水似乎也变了。找他评理的少归少，也还有，但是大多是新问题，唐老爹断不清是非，说了也不管事。这不，眼下他自己就遇到了新问题。这几只鸡，就是个闹心的事。

刚才在院子里一转，他心里已有了数。早晨出门时阿虎朝他笑咪咪地喊“二爹”，其实就不自然。他早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了。阿虎对院子里的鸡很反感，主要是公鸡不好，早晨乱叫，让人没法睡；二是母鸡也不好，下个蛋嚷个没完，还

鸡毛乱飞；三是鸡屎鸡食很臭，惹老鼠。老伴很抵触，说鸡养在我院子里，关你什么事？唐老爹也抵触，其原因更是在于阿虎的态度。一个没出五服的孙辈，一下子平起平坐了，说起来还一条一条的。最后阿虎媳妇连狠话都飙出来了：“他不自己杀，有人帮他杀！”这过分了，有明火执仗或者持刀剪径的味道了。唐老爹不能服这个软。但现在这个格局，楼上楼下的，人家这三条虽说是几次上门来零碎说全了的，但唐老爹总结一下，觉得也不无道理。其他邻居也有给阿虎帮腔的。唐老爹从善如流，折中一下，决定鸡自己处理，一只一只杀了吃。一次性杀掉吃不了，面子也下不来。这可好，人家等不及了，还是一次性全弄死了。

他心里憋气，于是写字。随手写，不临帖。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这是颜真卿的诗。晨鸡鸣邻里，群动从所务，这是唐诗，不记得谁写的，说的是村里有鸡，人各忙各的。现在这里虽然叫新村，但可真不是村了，容不下鸡了。这下手的也太狠了一点，太阴了一点。唐老爹看着老伴到院子里把死鸡全拎了回来，放在厨房的地上。“你这是干啥？这能吃吗？”老伴眼巴巴地看着他，嘴直哆嗦。唐老爹放下笔，把鸡拎回院子说：“埋了吧。肥田。”

他不愿意老伴揪着这几只鸡闹事。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古人早有告诫的。他其实刚才就看清了毒玉米的来路。墙角的那棵桂花树，也是老宅移过来的，唐老爹看见桂花树的叶子上落了不少碎玉米。玉米粒被碾碎了毒才进得去，这说明是故

意的；落在墙角的树叶上，这明摆着是楼上而不是院墙外扔下来的。不是阿虎家扔的还有谁？

邻居好，赛金宝，唐老爹岂能不知？以前是各家大门进各家，虽也有东家枝丫伸到西家，这家的鸡蛋生到那家的事，但远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搬到新村后，几个自然村被打散了，这栋楼只有阿虎家原本就是老邻居，唐老爹还蛮高兴。万没想到楼上楼下这一住，好些问题接踵而至。阿虎为鸡来提意见，顺带还提出过院子里种菜不好，夏天到了蚊子多，吃不消。还说楼下那棵老桂花树太高，树枝长到他们家窗台边，老鼠沿着树爬到他们家，东西都咬坏了。他一指他家窗户，窗纱还真被咬了个洞。唐老爹无话可说，当即拿把锯子，把几根高枝锯掉了。唐老爹确实讲理，人家说得对他就听。菜地不再弄，除了土太瘦长不好，也考虑到阿虎的意见，他索性劝老伴不再折腾。但对几只鸡暗中下手，这让唐老爹吃不消了。从心所欲，不逾矩，阿虎是光从心所欲了，忘了不逾矩。过分了。

主要还是个面子问题。好几天过去，鸡埋了，鸡的故事还在新大街上晃荡。遇到熟人，人家还是要跟他扯起鸡的事儿。他有时眯着眼装聋，有时洒脱地一挥手：“鸡瘟，鸡瘟！你扯哪儿去啦？”就躲过去了。说这事有什么意思呢？他这一贯帮人家调解的人，难不成还要旁人帮自己评理？好事不出门，臭事传千里，这一点倒是乡风不改哩。

其实鸡的事只算是鸡毛蒜皮，其他杂七杂八的还有不少，有的事提都不好提的。阿虎上门来提意见时，老伴忍不住，也

反击了两点，一是晚上他们回来太晚，关单元铁门手也不带一带，“咣一声，就像在我耳边打一下锣”；二是晚上看电视太晚，窗户又不关，半夜三更吵得人睡不着。老伴还有第三点，其实她最在乎，唐老爹及时用话岔开。唐老爹补充的第三点是请他们晒衣服时尽量挤干些，免得水滴到下面晒的衣服上。他说得很客气，口不出恶言，省得让人难堪。不想老伴不满意，直接指出晒女人内裤尤其要注意，滴水不干净。被唐老爹堵住的第三点，是小两口有点不自重，深更半夜在床上折腾，声响不小，老年人吃不消。这一条她没说出，就顺口说起内裤，算是旁道出气。那天阿虎媳妇没有跟着来，否则两个女人肯定是一顿吵。阿虎倒不斗嘴，却针对第三点提出了改进意见。他说有院子好啊，衣服可以晒到院子里，除非下雨，什么水都滴不到。还说他很羡慕有院子，话锋一转，笑嘻嘻地提出能不能租下这个院子。他说院子开个门就是个门面，做什么生意都是呱呱叫。

唐老爹自然是回绝了。他这院子外面就是路，院子离小区大门不远，开个店还真是好市口。但他钱够用，又不是财迷，还不至于拿清净去换钱。他也有点好奇，阿虎到底想做个什么生意。自从拆迁迁居，好些村民摇身一变，猪往前拱，鸡朝后扒，各使各的招数，做起了各种生意，东西南北货，金木水火土，齐全。阿虎年轻闲不住，想找点事做很正常，总比那些吃着拆迁款、整天打麻将的败家子强。不过他问阿虎打算做啥，阿虎看出他纯粹是好奇，并不会改变主意，反问一句：“你关心我啊？”就把唐老爹堵回去了。

两家真正开始计较恐怕就是起于这事。那是去年秋天的事。

3

计较归计较，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过。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唐老爹家用的还是老式台历。搬家时因为一年还没过完，扔掉不吉利，就顺手带过来了，现在倒也不是完全没用。早晨起来，唐老爹说：“看，霜降了哩。”老伴说：“都霜降了，还不落霜！”出门的时候唐老爹穿少了，老伴喊住他：“都立冬了，帽子还不戴！”节气基本也就这点用了。他们不再按节气劳作，暂时还按节气生活。江山新村几十栋楼，夜晚看和其他住宅区没什么两样，白天就不同了。广场上晒太阳扎堆闲聊的人，说话打招呼的腔调口音，明显有共性。别的地方的人决不会谈论节气，他们只知道节日。但这里的人会庆幸已过大寒却一点不冷；或者抱怨小雪大雪都过了，一片雪花没见到，说这不是好兆头，来年虫多，庄稼怕是长不好。

抱怨不下雪的就是唐老爹。有人赞成他，也有人说其实是现在路好了，水泥柏油路，不怕雨雪，你这是盼着雪景玩雅哩。唐老爹被奚落了也不气，人家说得不是没道理。他呵呵笑笑，往前去了。

他常常是不知不觉就转到了宝塔那边。今天刮风，旷野的风迎面吹来，宝塔遥遥在望了，他却没听到铃声。这有点奇怪。

走到塔基下面，他侧耳细听，呼呼的风声中确实听不见铃声。他急忙爬上去，气还没喘匀，就看见檐角的铃铛不见了。他转一圈，八个铃铛都不在，一个不剩。唐老爹蒙了，天空中有鸟儿绕着塔盘旋，翅膀猛一扑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这里的八个铃铛竟都不翼而飞了！

他一时不晓得怎么办才好。看看塔下面，那一面影壁早就倒了。上面原来写的是：度一切苦厄。现在影壁碎了，散了，看见的只是“度”“苦”“厂”三个字。唐老爹头一阵晕。刚才上塔时一圈圈转上来有点急了。他赶紧挪几步，离边上远点。

塔上真冷，他哆嗦起来。下塔时他很小心，寸着脚步一阶一阶地下。到第三层，他无意间朝外面一望，看见了三个人，正从东面过来。这三个人他都认得，居委会的赵主任还有个办事员，可怎么还有个是阿虎？他来这里做什么？

这个问题一下子跳到脑子里，可问是不能问的。你这把年纪腿脚都不方便了还来，人家就不能来？这不讲理嘛。其实还有个问题，那就是阿虎怎么会跟主任一起来，无论是他请主任来还是主任喊他来，都奇怪。不过唐老爹什么都没问。塔下的主任老远看见唐老爹下来，扬手打了个招呼，继续和阿虎说话。他们谈了没几句就要走，事后想来这很有点鬼鬼祟祟的。唐老爹跟上去，说塔顶的铃铛没了，丢了，一定是被人偷了。唐老爹围着塔基东一脚西一脚地走了一圈，没有发现有铃铛掉在地上。唐老爹说：“只有一个可能，被人搞走了。”

主任也很气愤，说：“这说明要采取措施啊，不能就这个